参战老兵的回忆



参战老兵的回忆

朝鲜·外文出版社·平壤
主体107年（2018年）

前　言

主体39年（1950年）6月25日，美帝国主义针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动了侵略战争。

美国及其仆从国家把陆海空军兵力大量投入战争，妄图扼杀刚从日本帝国主义军事强占中解放出来未满五年的朝鲜。

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发表题为《集中一切力量争取战争的胜利》的广播讲话，发动全体军民奋起投入击溃侵略者的圣战。

共和国各地的工人、农民、劳动知识分子和学生青年为捍卫家园，把手中的锤子、镰刀与笔杆换为枪，踊跃赶赴战线。

战争爆发三天后，英勇的朝鲜人民军战士们解放敌人的堡垒——汉城，风驰电掣般地向南进攻。

在大田解放战斗中，美军第24师被围歼，师长迪安被俘；在注文津海战中，美国海军的重巡洋舰被人民军的4艘鱼雷艇击沉；在前线和后方的所到之处，美军战机被人民军的猎机组频频击落。

人民军战士们深信，由于百战百胜的钢铁统帅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在，我们一定会争取胜利。他们战胜暂时性战略撤退的严峻考验，在岩石都被燃烧的高地上像不死鸟一样英勇奋战，聚歼了侵略者。

为期三年的战争以朝鲜人民的伟大胜利告终，美帝国主义“强大”的神话在朝鲜彻底销毁。

“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签署朝鲜战争停战协定后说，他是历史上第一个未取得胜利而在停战协定签名的美军司令。他承认美国战败。

光阴似箭，战争胜利的礼花飞上这块国土上空的那天已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高举那沾满鲜血的共和国国旗大喊战争胜利万岁的年幼的人民军战士，如今头发都变白了。

参战老兵们常常从内心里站在硝烟弥漫的那天的战壕边，感怀万千地回忆战争年代的日日月月。

英勇果敢地抗击侵略者，捍卫祖国的胜利者的回忆，这是自豪的、骄傲的、无愧的。

参战老兵的回忆，让我们深切地回味战争年代人民军战士们抱有的必胜信念、他们在激烈战场上发扬的集体英雄主义和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的根基到底是什么。



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发动了侵略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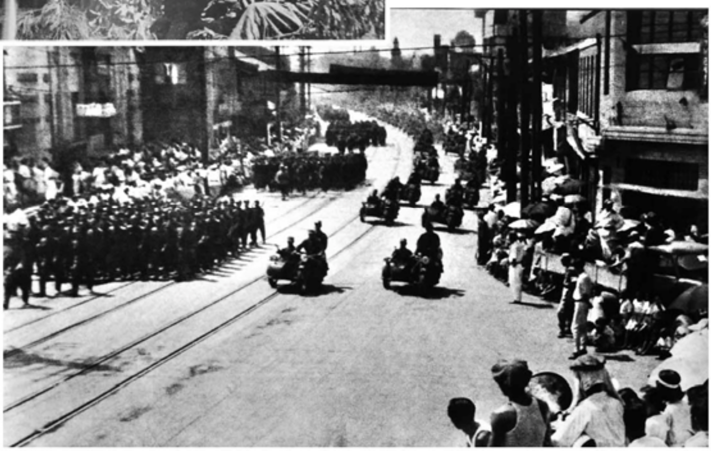


朝鲜人民军立即转入反攻，歼灭敌军。





战争爆发第三天，朝鲜人民军解放了汉城。







进攻大田！进军釜山！



解放大田。



人民军战士冲向敌军坦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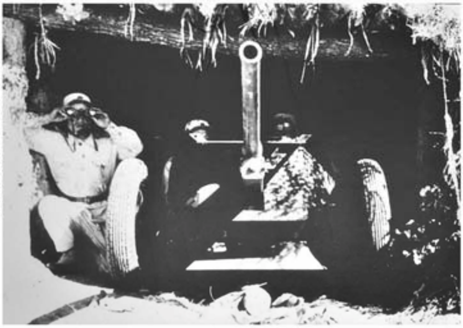






战争期间，击落击伤美军飞机总共1.22万架。





朝鲜人民军炮兵



朝鲜人民军海军用四艘鱼雷艇击沉美军巡洋舰。



朝鲜人民军飞行队准备起飞。



351高地攻击战役



誓死坚守祖国高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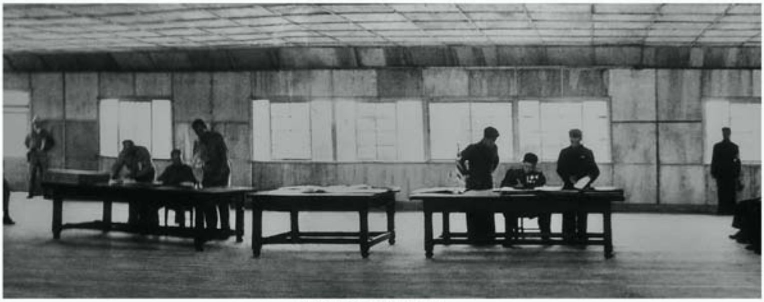


火线娱乐会



侵略者的下场





签订停战协定。





朝鲜人民军在历时三年的战争中赢得胜利。

目　　录

战争前夕的小战争

和世界上所有的战争一样，祖国解放战争也并非一朝一夕突然爆发的。

8·15解放后，美军进驻南朝鲜，企图霸占朝鲜全境，为此组建傀儡军，用美国制武器武装他们，快马加鞭地准备战争，早从1947年起在38度线附近不间断地挑起武装袭击事件。

于1947年，以班、排、连队规模进行武装袭击数百次；后来其规模逐渐扩大，到了“北伐”计划进入实施阶段的1949年，在38度线全沿线进行团、师规模的武装袭击，共计2600多次。

傀儡军在38度线的所有军事行动都是由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罗伯特等人亲自筹划并执行，由傀儡军团队、营队本部的美军顾问指挥的。

1949年，我在担负西海海岸防卫任务的某旅服役，当时我是连长，亲身体验了美军和南朝鲜傀儡军日益露骨的武装袭击事件。

每当敌人挑起武装袭击的时候，38度线的我军给敌人以惨重的反击，我想我们连队进行的月乃岛战斗也是其中之一。

月乃岛位于朝鲜西海龙渊半岛附近，是一座小小的岛屿，战争前夕，几乎没人居住，可以说是一座无人岛。

敌人把这座岛屿当作前哨，常常向我们的海岸加以攻击。

1949年底，我们连队接到命令：占据这座岛屿，开凿防守阵地。

连队军人每次目睹敌人对我们海岸的武装袭击，人人都报仇心切，这次就说给敌人看看我们厉害的时候到了，喜不自禁。

连队的战斗员做好一切准备，严阵以待，到了半夜，分别乘坐几艘木船，悄悄地接近月乃岛。

出人意料，岛上鸦雀无声，似乎是整个岛屿沉沉入睡。

凌晨，我们以一班为前哨登上岛屿，岛上却见不到一个敌人。一对老夫妻是岛上仅有的居民，据他们说，傀儡军好像察觉到了什么，前一天晚上匆匆忙忙从岛屿撤走了。

我详细观察岛屿的地形地物后，立即下达命令：开凿堑壕和交通壕，做好防守准备。

当时，食品等后勤物资供应十分足够，战士们挖开堑壕的时候，一觉得热就吃拿到工地的苹果与梨，以水果代水，做了战斗准备。

我们一方面推进防守准备，另一方面加紧训练。

其间有了几次粉碎敌人的小规模武装袭击和间谍活动的小战斗。

几个月后才有了抗击敌人入侵月乃岛的大规模战斗。

那天中午后，2艘比渔船稍微大一点的轮船出现在岛屿附近。是敌人的船。2艘船小心翼翼地在岛屿周边转圈，好像观察岛屿的情况，那以后调转船头回自己的老巢去了。

我下的结论如下：敌人是为侦查岛屿而来的，他们肯定是很快再来岛屿。

果不其然，暮色苍茫的时候，敌人的船出现在岛屿近海。

我用双筒望远镜一望，几小时前来过的2艘轮船带着数十只大小木船，正在靠近岛屿，逐渐加快速度。据我估量，乘坐轮船和木船的敌人略多于100名。

我推算敌人是增强的一个连兵力。我对早已摆好战斗姿态的队员们强调，千万不要胡乱打枪，要等到下命令后开火。

我想，虽然敌人的兵力比我们多，但形势是有利于依靠防守阵地站稳脚的我们连。我打算不放过一个敌人活着回去。

防卫我们这样邻接大海的陆地或岛屿的时候应该在敌人的主力登陆以前加以消灭，这是个原则。但我想的是，让敌人统统登上岛屿后彻底消灭敌人。

敌人接近岛屿后，用斧头砍掉把那些船只连到一起的绳子，同时散开，让各种船几乎同时靠海岸。

敌人急忙下船的样子通过望远镜映入我的眼帘，我就瞥见一个长官似的敌人向自己的士兵训话，还有个敌人急忙跳下去，在滑不唧溜的海边岩石上一屁股跌坐。

敌人很快整顿队伍，排成战斗队形，向高地前进。高地上没什么反应，敌人好像以为人民军已经撤走或者人太少都不敢对抗，就大摇大摆地爬高地。

我把身子深深地藏在阵地里，环视了屏住气的战友

们。他们中间有些新队员是头一次参加战斗的。这样的想法掠过了我的脑海：为了没有战斗经验的队员，也要打漂亮仗。

敌人走到离我们30多米处，清楚地看得见敌人慢吞吞地爬上来的样子。我觉得手榴弹投掷距离就够了，打一枪命中弯着腰在攻击序列的中间接近阵地的一个敌军官，以此向连队下开火命令。

我们队员的猛烈射击和手榴弹攻击让敌人惊慌失措。

可敌军中没人逃窜。敌人依靠岛上的地形地物开始对射。

我就命令队员说，有效利用手榴弹，消灭那些藏在大岩石和树木后边的敌人。

我们的集中射击和手榴弹猛击消灭了不少敌人。藏在宽平的大岩石后边向我们对射的最后一批敌人，在我连续投掷3枚手榴弹之后，就失魂落魄，举着手出来了。

过了30多分钟，战斗就结束。除了5个俘虏，全部消灭登上岛屿的100多个敌人，这是一场痛快的战斗。

我想，这场终生难忘的战斗给了我们连的队员以只要同敌人作战我们肯定会胜利的信心和勇气，同时惨重地打击了疯狂地企图挑衅战争的敌人。

敌人在这场战斗中吃了大败仗，后来再也不敢接近这座岛屿。

参战老兵朴明先

第一枚军功章

1950年7月，前线中部的人民军联合部队进行激烈无比的战斗，消灭沿着小白山脉防守的敌人，扩大攻击战果。

前线中部地带对防守的敌人很有利，却对人民军联合部队的机动十分不利。可是，人民军部队粉碎步步拦阻、拼命挣扎的敌人的抵抗，向南挺进。

当时我从师部接到如下命令:

“在汉江架设渡河场，保证运往前线的人员及弹药及时过河。”

我立即率领5名队员向目的地出发了。行军路程是遥远而艰难的。

不过，不间断的炮声让我们越走越加快步子。那声音犹如战友们高喊“弹药！弹药！”的声音。

到了汉江河边后，我把队员们分成两个组，并分别下达命令：一组确定渡河场位置，另一组砍伐用于扎木筏的原木。

当时我们携带的只有枪和背囊。附近人烟稀少，我们好容易借来了一把斧头。

我们在江河的上游确定渡河场位置，刚扎木筏不久，装载炮弹的卡车到了。

急促的吹哨儿声，不断飘舞的信号旗……

最后一辆卡车刚要进入河里的时候，在林中突然出现了十来个敌人。乍看，是一群残兵。

我领着3个队员迎头打击敌人。紧接着开枪战斗。消灭那些隐蔽在林中的敌人很不容易。我对盲目地乱打冲锋枪的队员喊道:

“省点儿子弹！瞄准后开枪！”

枪声收敛了一些。犀利的目光继续盯住林中。这时有个敌人在树丛霍地跃起了上半身。

我迅速地瞄准他扣了扳机。虽然那个敌人像折断了的棍子那样摔倒，可他扔出去的手榴弹已经在空中飞去，很快落在载弹卡车的车厢下面滚来滚去。

“快把手榴弹……”

可我的嗓子沙哑得要命，而且在林中又开始开枪，谁也听不到我的声音。

情况非常危急。我的耳边好像传来击雷管的咔嚓声。

这时候，在前面挥动信号旗的一个年轻的战士突然跑过去。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猛然握住了那颗手榴弹。我无意识地闭了眼睛。当我再次睁眼的时候，手榴弹爆炸了。

“小康！”

过了一阵子，小战士才睁开了眼睛。他的嘴唇慢慢动了几下。

“同志们……弹药……送前线……”

他的个子有步枪那么高，因此，我总是为他操了不少心。他一有机会就缠着我说要帮他上前线。

“我瞒着岁数，加了2岁才参了军，这难道是为了在后方喂马、跑通信？”

这样的他舍身救出了开往前线的载弹卡车。他肯定是这样想的：战友们一定用他救出的炮弹把敌阵化为一片火海，为他报仇，为已故的父母兄弟报仇。

小战士的英勇牺牲让我们这守卫渡河场的战士们又一次感到这里也是前线。

从第二天起，渡河战斗变得更加激烈。满天的敌机飞来进行轰炸。眨眼之间，我们下苦功夫架设和制作的渡河场、隐蔽场和木筏都被炸毁了。

可是我们都不死心。我们顽强地再填补河床架设渡河场，修整隐蔽场，扎了木筏。

有一天，我跟队员们一起修整渡河场的时候，发现了三颗瞎火炮弹。

当场开始了极其危险的拆除战斗。我脸上挥汗如雨，因为载弹卡车也许立即到达。

“快一点！快一点！”

终于平安无事地拆除了2颗瞎火。

现在还剩下一颗！

当我刚要用绳子捆住瞎火炮弹尾部的时候，忽然在我近处爆炸声震天。原来，我们没有发现的另一颗瞎火爆炸了。我被一阵暴风漂浮在空中……

我振作精神，睁眼一看，一个战士泪汪汪地看着我。

我问他拆除瞎火怎么样了。他回答说正在挖出来。

我试试欠起身子。可是他紧紧抓住我，我无法站起来。

“没时间了。我们没尽到自己的本分，同志们会有危险，炮弹也运不到前线的。”

我不顾颤悠的腿就跳进了河水里……

我们在汉江这样进行战斗的日子不过是几天，可是我们送往前线的卡车是数不胜数的。

后来我们接到新的任务，离开了渡河场。我们的战场，这次也是远离前线的。可是我们每次的任务是舍死忘生执行的。

离开汉江战场后不久，我获得火线入党的荣誉，被授予第一枚军功章。

参战老兵金柱涵

乌山战场上的痛快战斗

乌山战斗，参加祖国解放战争的我们自不用说，连年幼的学生都很熟悉，简直是无人不知。

这是人民军歼灭美军的第一支地面部队先遣队的大快人心的战斗，在我国人民的心目中是一个代表胜利的不同寻常的回忆。

当时，敌人遭到人民军猛烈的反击，战争爆发三天后失守汉城，魂飞魄散，想到了扭转战争局面的紧急措施，那就是尽早把美军的地面部队投入朝鲜战场上。

最先爬进来的便是美军第24步兵师第21团第1营。因

为营长叫史密斯，所以又称“史密斯特战队”，他们接到的任务是，沿着釜山-汉城公路北上，阻止人民军的进攻，保障师部主力的部署。

“史密斯特战队”接到命令后，在第52野炮大队的协同下，在乌山北面锦岩里方面摆布防守阵地，等着向南挺进的人民军部队。

我参加乌山战斗时，是朝鲜人民军近卫汉城第4步兵师第18团第3营第8连第1排第1班班长。

当时，我们的部队解放水原后，进一步加快反击速度，沿着水原-平泽公路向南挺进。我们跟坦克部队采取统一步调行军。坦克先走一段路，等步兵赶来，然后再走一段路。

然而，7月5日早，我们部队达到华城郡乌山面锦岩里（时称）时，应该在前方等我们的我军坦克，突然开炮向前猛冲。原来，我军坦克发现美军后，不等步兵赶来，就英勇杀敌，逼近敌阵。

坦克发动机的轰隆声、炮弹爆炸的巨响震耳欲聋，我军坦克碾碎部署在正面的美军第52野炮大队的炮阵地的样子映入我的眼帘。我们也应该迅速摆布战斗阵地。

在连长的指挥下，我们跑过敌人的机枪弹掠过耳边的开阔地区后，以最快的速度跑上去。

我们连队占据左面高地的山脊时，第7连也占据对面高地的山脊，做好了战斗准备。

这时候，我们才发现，在山谷中走来走去的敌人，眼窝深陷，头发颜色也不寻常。

— 是美国鬼子!

我看到战友们不由自主地握紧枪把，眼里喷着灼人的怒火。

“要不是美国鬼子，现在应该是幸福而和睦的我们一家人在和平的街道上溜达的时分嘛。”

一群敌人朝着我们的阵地扑上来，却遭到复仇的无情猛射。

敌人隐蔽在岩石后面和杂树丛里，没做出反应。

我们连长下了停火命令。

过了一阵子，有一个个儿特别高的鬼子霍地站起来，喊了一句耳生的话，敌人一下子都站起来向我们扑上来。

等敌人走进手榴弹投掷距离内，连长又下了开火命令，鬼子被击倒。敌人开始溜之大吉，他又下了冲锋命令。

我们拿起枪向山路跑下去，用刺刀刺穿了敌人的胸膛。有时刺进去的刺刀不好拔出来，就用脚踢，还不行的话，赶紧换了枪刺了另一个敌人。

在这场战斗中我们连第2排班长曹贤求刺死了17个鬼子，甚至一个刺刀刺穿了2个鬼子。

我们跟随后到场的坦克和步兵包围敌人，最后在118高地毁灭敌人。好容易活命的没几个了。

没几个小时，战斗以我们的胜利告终。那短短的战斗时间是美军“强大”的神话头一次被彻底破灭的历史的瞬间。

后来我听说，那些鬼子曾大吹大擂说，他们一上朝鲜战场，共军就会失魂落魄，仓皇逃跑。

可是胜利归于我们，我们贯彻执行了敬爱的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将军的“要让美国鬼子尝尝朝鲜人的厉害”这一命令。

战争以我们的胜利结束后已过60多年，现在我们已是白发老人，可回想胜利的战争岁月时心情却不同寻常。

我们参战老兵已经跟美国鬼子交过手。在弱者面前是凶恶残暴的豺狼，可在殊死奋战者面前是胆怯脆弱的怕死鬼，这就是美国鬼子。

参战老兵李春权

在生死界限上

1950 年 8 月，当时我们营是洛东江战线的近卫汉城第三步兵师直属部队，我们接到的命令是：为激战中的水岩山高地补充兵力，另一方面协同师团工兵营在渡河场所架设水中桥。

大邱市在我们师的跟前。要占领大邱，必须掌握这里的桥头堡——水岩山，这水岩山正位于我们营同师团工兵营守备的渡河场前面。

水岩山，对我们来说是占领大邱的突破口，对敌人来说是防守大邱的最后立脚点。因此，在水岩山及其邻近的渡河场，敌我之间攻防激烈，一进一退，是一个一大片决战场。

战地记者宋学勇写了战斗纪实，他在祖国解放战争暂

时的战略撤退的路上，别的东西都扔掉，只把有关水岩山激战的采访资料视如珍宝珍藏下来。那里有这一段文章：

“我的随军生活中最难忘的是洛东江的桥头堡——水岩山战斗。

……

当时麦克阿瑟司令部全部发动自己的空军，向我军阵地进行了二战时期的诺曼底登陆作战以来最大规模的轰炸，以掩护自己的地面部队。

……我们军团的炮声要吞掉敌人似的，响彻洛东江上空，占据水岩山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了韩昌凤团的官兵。

……敌机天天飞来，向洛东江对岸投下无数炸弹，为了让我们人民军吃不上饭而烧光了附近的住宅，甚至向苹果树和柿子树果园加以机枪扫射，还布下防步兵地雷。

……美军的雇佣兵在为期17天的水岩山战斗中进行30多次反击，每天平均打了3000多发炮弹，但未能从我们人民军的手里夺回水岩山……”

桥头堡——水岩山战斗那么艰巨，同样，其邻近的我们部队渡河场也时时刻刻发生了危急情况。

洛东江战斗是夜以继日持续着，可是敌机不能起飞的夜晚还好，无疑是我军的一片舞台。所以白天隐蔽着以免遭到敌机的猛烈轰炸，一到夜晚，闪电似地跑到渡河场来，来不及脱军装就游入河水里。

一方面用装满沙子的草袋砌桥柱，另一方面扛来被轰炸折断了的电线杆当作横木，架设水中桥，好不容易把炮

车和载弹卡车送往水岩山激战场。过了夜晚，敌机在拂晓之前又飞过来，把整个水中桥都炸飞了。

后来，敌机在夜间也投下好多照明弹，把渡河场上空照得白天那么亮，向我们加以集中炮击。白天又派轰炸机编队向我们隐蔽着的河畔加以猛烈轰炸，我也经过了许多死亡的险境。

其实，洛东江上流着的不是水而是血液。在那燃烧的洛东江生存下来，这本身就是奇迹。

1950年8月，当时我担任连长。有一天，我审问了一个美国鬼子。他是在洛东江上空飞行时，飞机被步枪打中，跳伞逃命的美军飞行员。

他不停地发抖，从口袋拿出一张全家福给我看，说，如果他死了，他的家人会饿死的。他苦苦哀求饶命，突然哗啦哗啦脱下了军装。顿时他的胳膊发亮了。仔细一看，全是手表。

我怒气冲天。无辜的老百姓含冤而死的时候，这些恶贼在血迹斑斑的街头上欢欢喜喜地收获市民手腕上的手表。这么一想，我恨不得一刀砍死他。

我们对美国强盗的野蛮轰炸和暴行切齿痛恨，为把敌人置于死地而奋起投入最后决战。

美军和傀儡军陷入了即将被葬于釜山前海的处境……

1952年4月，伟大的金日成同志视察柏松里看望金日成综合大学学生时，我荣幸地见到了他。

那天，金日成同志就战后恢复建设辉煌前途作了讲话，使我们大学生展望了胜利的明天。

“胜负已定。有金日成将军在，我们必将胜利。”

从那时起过了长久岁月，胜利的光辉传统一代接一代继承着。

英勇的朝鲜人民军曾宣告美帝国主义日落西山的命运，在不久的将来，会在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检阅下举行盛大的第二个战胜阅兵式。

参战老兵裴顺齐

洛东江的战士腰带

炸弹爆炸，灰尘蒙蒙，遮住视线，子弹一个接一个掠过耳边。敌机低空飞行的刺耳声、炮弹炸弹的爆炸声、士兵的喊叫声、伤兵的呻吟声，响遍整个河岸，碧绿的河水逐渐变为血色。

天崩地裂似飞的，洛东江转变为你死我活的战场。

敌机似乎是打算把洛东江及其周围地区化为一个坟坑，疯狂地投下炸弹，犹如撒下手中的豆粒。

我们刚趴下的地方遭到敌机轰炸后，拍打着厚厚堆上的灰尘站起来的战士们却没几个了。

我们看着昏迷不醒的战友们心里喊道:

“抢救，要救救战友们！可是先救谁？怎样救？”

不知是眼泪还是血液，一种粘糊糊的液体粘住脸，一个劲地迷糊眼睛。

担架只有几个，担架排只有十多名人员……

“啊。战友们一个个流着血牺牲，我们难道这么束手无策吗？”

我们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跑来又跑去，伤兵却继续增加。

有时看到就要断了气的战友，忍住泪水，只能跑过他的旁边，心如刀割。

撕开空气，又来了一阵敌机的机枪扫射。

一时神魂颠倒，感到一阵窒息的感觉。可是我又站起来穿过战场。

“要多救战友，哪怕是一个人也好。”

根本没希望的重伤员使出最后的力气抓住担架队员的裤子。而后吃力地举起未受伤的一只手指了指自己的腰带。

担架队员无论是谁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们用袖子擦掉不断涌出的泪花，解开伤兵的腰带，勒在自己的腰上。然后又跑过去。那么，那个战士看着犹如在担架队员腰上活着摇动的腰带，眉开眼笑，堆着最后的笑容，静静瞑目。

腰带上贴着一张纸片，那里写着战士的所属部队名和住址等。那就是战士的良知与最后意愿的一切：死后也要对祖国，对家乡的父母妻儿扪心无愧。

在洛东江战线刚接到暂时的战略撤退命令之后，第4步兵师第18团军医所开了关于撤退的会议。

“如果没什么异议，那就这么办吧。”

军医所干部粗声说完，在场的人们以沉默回答了他。

这时我才回过神来。我摸了摸腰上的好几个腰带，就站了起来。

“不能就这么走。他们是我们好不容易救出来的战友。怎么能把他们留在这里，我们自己撤退啊？”

大家都用诧异的眼光看了我这个提出意见的年轻的担架排长姑娘。

“虽然这地区也有革命组织，还有我们很可能马上重新打回来，但是我建议，一定带领所有伤兵后退。”

对我这顽强的建议，再也没什么异议了。

这样，组织了一支伤兵护送组，包括我们担架排的10多名人员，一共有50多名。不能走的重伤员有5个，轻伤员有30多个。

担架排长我来负责这支队伍。

我们队伍的所有人员都感到，严峻的考验会摆在我们前面。

由于敌人执拗的追击和敌机的轰炸，白天不能顺利行军。

我们的武器只有几支冲锋枪和步枪，而且大都是伤员，走山路行军的速度非常慢。

口粮也只有几天分量，行军过程中有时为了重伤员，全体队伍不得不停住前进，进行治疗。

我只有一个想法：决不能落在敌后，一定要活着回去，把所有伤员都带回金日成将军那里去。我一直这样想，只顾朝着北方前进。

洛东江战斗中我的腿被子弹穿通，负了伤，走动十分不方便。

而且，遭到一次轰炸，伤员四散隐蔽，要找他们也要花好几个小时。

军官和老兵一起商量此后的计划，组编临时队伍，做出了队里严格纪律的决定。

在担架排队员和轻伤员当中挑出战斗经验丰富的人当斥候兵，建立了不同情况下的指挥及联络体系。

在大田附近弄到了并不多的医药品。不够用，但曾经是第3营第8连的老兵李春权和几个同志在火车站弄来了枪支，我们全体队伍都有了武器。

最紧缺的是医药品和口粮。要立即治疗的伤员不少，如果没有医药品，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死去，这是我们当时的情况。粮食情况也没有两样。

我们在猛烈轰炸中跑来跑去，在敌人扔下的汽车里找出医药品；冒着危险到村里去弄点粮食和医药品。其过程中，我们多次与傀儡军和治安队遭遇，进行了艰苦的战斗。

绕过华泉水库朝北行军的时候，一个重伤员出血过多，我在小山坡上搭帐篷，给他输了我的血。

每当艰苦而困难的时候，我就想起牺牲在洛东江的战友们、我们没有救出来的战友们，就振作起来。从洛东江勒着带来的已牺牲的战友的腰带，是提醒我们一时也不松气的金箍。

经受严峻考验和苦难，我们终于到达了高山镇附近。

当时的喜悦，该用哪些话语形容呢？

我们体会到重生于人间似的、领回未在洛东江救出来的所有亲爱的战友们似的喜悦。

虽然过了漫长岁月，可我一直想在洛东江河岸牺牲的无数战友们面容，下定决心作为参战老兵、担架排排长，永不解开洛东江的战士腰带，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参战老兵康英顺

等着我们，八公山

压迫敌人的最后支撑点，高喊着要直奔镇海、釜山！

八公山还渗透着那天白刃战的喊声。

当我回想八公山山脊那些高高低低的高地时，战友们“要为我报仇”的嘱咐声回荡在耳边。

只要越过八公山，就能一口气占领大邱、釜山，在南海边飘扬共和国国旗，所以我们把战士的一切愿望都倾泻于占据八公山。

拿着一座高地，敌我之间有了多么激烈的攻防战！

为阻挡我们前进一步，敌人就不惜数百发炮弹。

当时我所属的第8步兵师第83团第2营占据了八公山山脊的末端高地，左面有通往永川的铁路。

由于我们仅在一天时间进攻了8公里多，敌人只好放弃高地，从第二天清晨就派战斗机舔着地似地加以机枪扫射，投下炸弹。敌机爆豆似地乱开机枪刚回去，敌人的炮

弹开始接二连三地飞来。空中敌人的榴霰弹喷泻而下，地上烧夷弹烧掉地面。有手掌大的一个弹片扑打我旁边的小柞树，手腕粗的树干被断掉。之后传来了弹片啪嗒啪嗒打进周围小松树的声音。

我们班要消灭爬上高地的敌步兵。

敌人的子弹和炮弹片划出无数个火柱掠过头顶，枪炮声震耳欲聋，火焰吞噬高地，让人喘不过气来。在那火炉中，我们省着子弹瞄准敌人开了枪。

忽然，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开枪的16岁战士惨叫一声，捂住额头扭了身子。

我几乎滚着过去接近了他。我就随手拔出嵌在他头骨的弹片，为止住从被打断的颈动脉冒出来的血液，用弹性绷带缠了缠他的脖子。一会儿，我无暇照顾失了神的他，因为在我战壕旁边一直开火的轻机枪突然停火了。

轻机枪射手是我们班副班长，我暂时离开他的那一刹那，敌人的炮弹片炸裂了他的腹部。

轻机枪是我们排的也是我们班的压制武器，它绝不能停火。

我为了接下轻机枪，爬到枪座去，副班长快要断气，却叫了我一声：

"班长，开枪！继续开枪！"

我都来不及给我副班长瞑目，便换了备用弹匣，又开始扫射。可这一次又传来了排长被弹片打伤了眼睛的消息。

"认识排长没几天又得跟他分手。"我刚这么想，这次是在我们上面副排长猛打敌人的冲锋枪的枪声停下了。

我急忙跑到高地顶点去看，他的热血染红了枪座，弹匣是空空的。

我率领各班长指挥了战斗。因为连长也牺牲了。

敌人不顾大批死亡执拗地冲过来。可是怎么也敌不过我们抱着在完成最高司令官同志命令的路上死也光荣这一钢铁信念而战的战士们。

激战过后，暂时的沉寂笼罩着高地。

我这才回过神来，就跑到受重伤的排长那里去。

他原来是清津师范大学（时称）毕业学期学生，要不是战争，也许当我们的文学老师。他眼睛缠着绷带，拖延送往后方，留在高地，一一握了握战士们的手，急促地喘着气找了我说:

“斗秀班长，我想听你的诗啊。”

如果我的每一个诗句变成回生水流入我们排长眼睛，让他复明，让这位美男子的眼睛再次明亮多好!

我反应战士们要为祖国不惜献出自己生命的誓言，朗诵了一首诗。

排长含着微笑听了我饮泣吞声朗诵的诗，就像第一个看了我这抽空写在报仇仗记录册的即兴诗后鼓励我说把诗传递给父母和母校的那时候……

“同志们，谢谢你们。我们好好打仗，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无愧于故乡，无愧于祖国吧。”

战斗开始后只过了一个小时，我们连却从64人减少到22人，可我们再次准备了战斗。我们收集敌人的子弹做备用，怒视着发出巨响低空飞行的敌机，挖了更深的战壕。

敌人用飞机，用大炮把高地变成火海。今天也不知击退了敌人多次的攻击。

开枪开得肩膀都发痛；开出去的子弹到底有多少，枪管发热像个火球那样烫；等着即将再次冲过来的敌人，坐在战壕数了数剩下的手榴弹。

一个平和无比的寂静笼罩在战士的头上，好像和战争毫无关系似的。

敌人针对我们的炮火力一天比一天有了明显的加强。

当时谁也不能保证今天的战斗中活下来的战士在明天的战斗中也能活下来。可是我们战士们把自己的战功让给已战死的战友，为他们记录战功，根本不把生死与否放在心上，投入了决死战。

过了几天，我们才知道敌人的仁川登陆计划，就离开以战友们宝贵的血汗和牺牲为代价占据的高地，突破敌人的大包围，走上了暂时的战略撤退的征途。

我似乎觉得，埋在庆尚山脉群峰山谷里的战友们叫着我说，“斗秀，你去哪儿啊？你的冲锋枪枪声一直响在这地不熟的八公山使我们安息，现在你却越过小白山峻岭，这到底是怎么了？”我这么一想，就心痛欲裂。

把那些心怀宇宙般的无限希望和抱负的十来岁的青年留在南半部的无名高地，甚至来不及埋葬，就离开这里，我这个学友、战友的心中涌出了一句又一句诗，犹如报仇的火柱。

我们对着八公山发誓一定再回来，离开了这里。

参战老兵崔斗秀

单身留在高地上

营长把连队交给我，命令说:

“一定要占领野盘山！”

我看了看排好队的连队。从连规模减少到排规模，再从排规模减少到班规模，当时连队留下的人员只有7人，包括炊事员。

过了一阵子，17人（营预备队）分配到我们连，我把排编成2个班，趁着黑暗又一次赶赴攻击战。这条路，现在闭着眼睛也能走了。

我遭到敌人强力的炮火力，被暴风吹走，昏过去。我刚在几个小时前听到我们排坚持奋战直到最后一个人，所有人壮烈牺牲的消息。有多少战友为了野盘山的一寸土地洒下鲜血献出了青春呢。

我从朝鲜人民军第6步兵师第15步兵团高射机枪班班长调任为第9连第1排排长后10天期间内，第二次率领排重新走向野盘山，眼射怒火。

登山野盘山山脊，巨济岛就在眼前；这座山也是围绕陈东里的高地中最高的。敌人在这座山选了有利的地形，构筑了坚强的阵地。

敌人把“精锐”连部署在野盘山，企图在陈东里前方高地防线阻止我军进攻。尽管敌人的反抗十分顽强而执拗，可我军第15步兵团战士们夺下了野盘山。

敌人在强力炮火力的支援下调动大批力量对野盘山开始了反突击，敌我之间力量悬殊。反复一进一退的拼命战斗，战士们毫不留情地消灭了敌人。不知从什么时候，战士们管这座野盘山叫做“野蛮山”，意味堆着美军野蛮尸体的地方。

我刚参加野盘山战斗的时候，第15步兵团为填补有生力量与战斗器材而转为预备队，邻近的第22炮兵团在多次激烈战斗中受到不少损失，撤到后方去了。野盘山又掉入敌人的手中。

激烈战斗前夕，1950年8月快要过去了。

我怒视敌人的曳光弹频繁升空的野盘山，心里重温誓词:

“死守阵地，决不后退一步！”

这是战斗之前，我在关于誓死贯彻执行敬爱的最高司令官同志命令的决议书上写下的誓言。

……我们终于夺回了高地。不过，坚守高地比夺回高地艰难好几倍。

敌人为了夺回夜间失去的高地，天亮之前就调用了火炮。敌机也轰炸了高地。轰炸停了之后，美军一个营像个狼群似地扑上来。

“我们活着，绝不撤出高地！”

我们这样喊着，像不死鸟一样坚持奋斗。击退敌人的一次攻击，紧接着炮弹如雨下。

敌人依靠数量上的优势，拼命地冲过来。战友们一个一个地倒下。上午8点左右，我们击退敌人的第6次攻击后，高地上只剩下了3个人。

一瞬间，不平凡的寂寞笼罩着高地。我到连炊事员那里跑去，不言不语地紧握了他的手。在我们握紧了的手上又握上了另一个人的手。

“还有水吗？”

我咂了咂因口渴被裂开的嘴唇说了一声。那两个战士拧开了粘满尘土的水瓶的盖子。我看了看瓶里似有似无的水，过了好一阵子就把水瓶里的水倒入重机枪热乎乎的散热筒里。战士们也把水瓶贴了贴像个火炉的脸面后，全部倾泻了自己的生命水。

就在这时，敌人又扑过来了。

“狗崽子，来就来吧，这是为我妈报仇！”

老兵不知不觉间欠起了上半身，用轻机枪猛烈射击敌人。

我喊叫着让他伏在地上，又开了重机枪，听到轻机枪的枪声突然停住，扭过头去。那是卷发老兵中了敌人的子弹倒下去的一瞬间。我急忙抱住了血肉模糊的他。

“多开……一发子弹……多好……”

他还没说完一句话，断了气。

过了一会儿，高地上剩下的只有我一个人。我看了看手表。上午9点钟。我还不知道援军什么时候会来。

我从没有闭上眼睛就牺牲的战友们手里“接管”枪支和手榴弹，心痛欲裂，就像血流如注。

“同志们，安息吧。我一定要活下来，坚守这座高地！”

我把收集的枪支和子弹抱在怀里，从心里使劲儿下了战斗准备口令。

我在高地正面部署3支冲锋枪、2支步枪和1挺轻机枪，在右面部署3支冲锋枪，在左面部署2支冲锋枪，每一个弹匣都装满了子弹。然后拉了全部枪栓。

我先打中打头阵的敌人，沉着地开枪。

从正面跑到左面，从左面跑到右面……

我守着24人坚守的战壕，专心一意跑来跑去。我自己下达命令，自己接到命令，同时执行了指战员和战斗员的任务。

“500米处步枪单发射击，400米处轻机枪射击，200米处冲锋枪射击，其以内投掷手榴弹消灭敌人！”

“尽可能别让敌人接近，连续消灭敌人！”

我杀敌如割麻，涌出了我自己也察觉不出的惊人力量。我在枪林弹雨中飞虎般地跑来跑去，根本没有恐惧。

我在长达数十米的堑壕中不断换了位置，开了开枪，顿时怔了一下。脸上一阵发烧，一时喘不过气来。一个敌兵悄悄地绕过来，在几步之外向我开了一枪。我都看得见敌兵的枪口上冒出来的烟。可幸好没有打中。

他又要开枪，那一刹那我把手榴弹使劲扔过去。我都来不及拔出保险钉，手榴弹打中他的钢盔。那个鬼子魂飞魄散，同跟上来的敌兵凝成一团轱辘下去。

我接连投掷了手榴弹。不知为什么，手榴弹没有扔到远处去，每次掉在不远处。我又试着拿手榴弹，可拿不住，莫名其妙，就看了看我的手。我这才发现手指被断了，可我觉不到痛。

忽然有了左腿被脱落的感觉。刚才子弹打穿了耳根，

手指被断了，现在又失去了左腿。这么一想，单身留在高地的我，觉得更加悲壮。我两手拿着手榴弹欠起了身子。

这时，以为是已经被打断了的左腿还听使唤。

我高兴得差点喊了声。原来，鞋后跟被弹片打落，踵肉被割了一些，可还是走得动。手表的时针已经指着下午3点。

敌人越来越精疲力尽。越这样，我的神经越紧张。风声好似是敌人的脚步声，草叶轻摇，就以为是美国鬼子的钢盔。

我极度紧张，监视战场，一群穿着人民军服装的人跑来，接近到200米处。

“是不是傀儡军穿着人民军军装打过来的？”

我想到前一会儿我们跟装扮成难民的敌人遭遇过。我立即打了压制射击。

“是我军！”

他们挥着五角星发光的军帽跑来，明明是人民军战士。他们是我那么盼望的援兵。

我放下心来，顿时觉得耗尽了力量。我随便坐在战壕边。不知是汗是泪，一种稍咸的液体流进嘴边。我摘下帽子，头上落下像剪掉了似的好多头发。我仔细看了看，帽子竟有了9个子弹孔……

我接到了移交战线回到营部的命令。离开这座凝聚着战友们的血，埋葬他们遗体的高地，那悲痛不是一般人能忍受的。

营长使劲儿抱住了我。

“好样的。击退敌人13次攻击，只身坚守高地的‘野班山老虎’！”

我挺起腰板，立正：

“我没权利阵亡。”

参战老兵郑世禹

终生难忘的身影

从祖国解放战争的第一天起我在朝鲜人民军近卫姜健第2步兵师军医所担任护士长，直到战争胜利的那一天。

每当我想起祖国解放战争时，最先浮现在脑海的不是在战斗中立功的故事，而是在洛东江河畔经受过的震惊人心的体验。

我们师渡过洛东江是在1950年9月初的一个凌晨。渡河后过了10多天左右。当时我在师部，有一天，我到师团军医所去领医药品。去军医所倒不容易。

因为敌人的炮击和敌机的轰炸，我花了好多时间才来到原来军医所所在的地方。可是那里没有军医所了。我再回到师部，却发现连师部都没有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这样的想法顿时让我感到恐惧。

那天，只身留下来的我扛着枪在洛东江河畔走来走去，找师部和军医所找了好长时间。

第二天，天一亮我又寻找师团的同志们，偶然见到了一个战士，他告诉我军医所人员大概在什么地方。

我糊里糊涂跑到那里去，军医所的好几个男女队员真

的在那里。他们告诉我，暂时的战略撤退开始了，军医所也接到命令已经撤离了。

不过我觉得他们的举动有点不自在，气氛也十分反常。他们的负责人军医所防疫队长说，没有自己的命令任何人都不许走。后来才知道，他打算把整个队伍交给敌人。

正在这时候，有一个军官突然来到我们这儿，对我们说，不能留在这里，我们要找最高司令部去，想一起去的都跟我来。除了防疫队长，大家都跟着他出发了。

可是我们没走多远，遭到敌机的猛烈空袭，个个都失散了。

我和一个年轻的女队员趴在被燃烧的一家农户石墙下边。

前边有一棵柿子树，每一条树枝上柿子累累的。

我们饿得都忘掉恐惧，在敌机用机枪扫射往下冲的时候趴着，等它上升的时候就站起来摘下柿子吃。我至今难忘那时一整天嘴里发涩。此后我们再也见不到那个对我们说想找最高司令部去的就跟他去的军官。他也许是被敌机的轰炸牺牲了。

等敌机的轰炸停了，我们又在河畔走来走去试图渡河，在被折断的洛东江桥梁的桥柱下遇到了30多个其他部队的战士，跟他们一起行动。

到了夜晚，他们不知从何处弄来3条原木，说是用这些原木过河。

我们依靠原木开始过河，不知游了多少，敌人发现了我们就向我们开炮。敌人打了照明弹，加以猛烈射击，我们只好掉头又游回来了。

我们隐蔽在河岸的草丛里，商量怎样过河。

没想到到了拂晓时分师团工兵营的同志们拖着一艘渡船出现在我们眼前。

我们又惊又喜，随手抓住他们的袖子。他们告诉我们，师长命令他们说，对岸有还没过河的同志们，一定要找他们一起回来。

这样，我们突破敌人的警戒，平安地渡过了洛东江。

师长崔贤同志在河岸迎接了我们。

见到师长，就像只身徘徊在死亡边缘后又见到母亲那样，不由地掉下了眼泪。我向他报到。他嘱咐我说不要掉队，命令我跟师团军医所一起行动。

“明白。我死也不会掉队的。”我有力地回答。

后来我经过严峻的敌后第二战线战役和激烈无比的1211高地防御战，到了战争胜利的那天参加了战胜阅兵式。

每当回忆祖国解放战争时期，我的脑海里就活生生地浮现出防疫队长说的“听我命令，谁也不许走。”和那位军官的“要找最高司令部去。”那句话，形成戏剧性的对照，犹如电影中的镜头。而且至今难忘抗日革命战士——崔贤师长。是他把掉在敌后的最后一个战士都救出来带回敬爱的最高司令官同志那里去的。

燃烧的洛东江给我留下了永远难忘的身影，告诉我革命战士的信念和道义是什么时候得到检验的。

参战老兵崔凤莲

第105坦克师的勇士们

曾挺进到洛东江的人民军各部队都走上了暂时的战略撤退的路上。

之前，我们保安连在忠清南道天安郡肃清敌残兵和阶级敌人，保卫着党组织和人民政权，这时根据命令迅速分配到朝鲜人民军近卫汉城第105坦克师（时称）特殊侦察营，同师团主力一起向北行军。当时我是文化副连长。

师团接到命令，为粉碎敌人要包围正在撤退的人民军部队的企图，朝着水原方向进行急行军。

队伍由坦克和步兵组成，2辆坦克作为斥候在队伍前面前进。

可是我们还不知道早在仁川登陆的敌人已经占领了水原。我军的斥候坦克一走进水原就突然遭遇了敌人。情况非常紧急。斥候坦克和主力部队的距离约有2公里。敌我之间力量悬殊。

已进入市内的斥候坦克进行殊死战，因为不能再前进也不能后退。他们紧急通知在后的我军主力部队掉转行军方向，便向敌人冲过去。

敌人遭到我军坦克出其不意的攻击，就魂飞魄散。我军坦克在水原市内快速纵横驰骋，猛烈攻击了敌人的战斗技术器材和兵营。火焰此起彼落，遍地是敌人的尸体。敌人一时陷入混乱，匆忙扭转局面投入反击。

面对我军的2辆坦克，许许多多的美军和傀儡军，甚至欢迎美军进城的反动派也都咬着牙作战。敌人调用已进入水原市内的坦克和火炮，猛烈攻击我军坦克。

我军坦克耗尽了炮弹，敌人黑压压一片向坦克扑过来。坦克兵转了转炮塔，推掉缠住或爬上坦克的敌人，开着坦克跑来跑去，用履带碾死了敌人。

坦克被敌人的炮弹打中，履带被断了，又耗尽了燃油，再也不能动了。敌人向坦克扑过来。那些坦克兵开了冲锋枪消灭了敌人。子弹都用完了，他们同敌人进行肉搏战。坦克周围全是横七竖八的敌人尸体。

坦克兵的最后时刻来了。敌人竟被2辆坦克遭到那么惨重的损失，七窍生烟，向狼群似地围住了受伤坦克兵。

那些坦克兵在最后时刻高喊了“金日成将军万岁！”

目睹坦克兵悲壮牺牲情景的战友们把事实传告各排、连和营。

我跟连队战士们决心一定为坦克兵报仇，根据命令占据从乌山通往水原的高地，构筑了防御阵地。部队的武器装备比敌人实在弱得很。

我们连守在大公路。美国侵略军肯定利用速度快的机动装备试图沿着大公路加以攻击，这是无疑的，所以连部在公路两旁部署了重机枪。

过了一会儿，敌人的吉普车快速开来，企图侦察我军的防御力量。连部决定，做好一切准备，等侵入我方纵深的敌吉普车回去的时候瞄准射击。

过了好一会儿，那些吉普车果然沿着大公路快速过来。战士们咬着牙喊叫着：

“开枪！为坦克兵报仇！”

重机枪一齐开火。吉普车呼地一下着火了。美军的侦查军官和士兵全都当场死亡，倒在路上。

战斗持续着。

第二天，敌人派火炮指挥机飞在空中，向我军的防御前方加以长达3个小时的集中炮击。在炮击的掩护下，敌人跟着2辆装甲车接近了射击圈内。

战士们的呼声在堑壕里此起彼落。

“为坦克兵报仇！”

响起了反坦克枪的尖利枪声，紧接着最前头的装甲车被火焰笼罩着。战士们的重机枪连发射击和各种狙击武器的集中射击，把站在装甲车后面的美国鬼子打得落花流水，成群地杀伤敌人。活命的敌人急忙逃走了。

我们战果累累。连队破坏敌人的2辆装甲车，杀伤了好多美国侵略军。

防御战开始后第5天下午，第3排的通讯兵跑进战壕里喊道：

“文化副连长，排长他……”

我跳上战壕，穿过弥漫在高地的硝烟跑到第3排的战壕去了。

排长被敌人的子弹直接打中了心脏部位，倒在地上，胸膛流着血，呼吸急促。我心里很痛苦，抱着他使劲摇了摇。

“勇侯，排长！”

排长很吃力地稍微睁开了眼睛，集中了浑身的力量。

“文化副连长……”

然后闭上眼睛。战友们哽咽着叫了他，可他没有回答。

我让通讯兵拿来我的军用毯子。我取出沾满战友的血的党证，和我的党证一块儿珍藏在怀里，用毯子整洁地包裹遗体。然后把写着“第105坦克师特殊侦察营所属天安保安连第3排排长任勇侯，出生于咸镜南道长津郡长津面”字样的字条塞进水瓶里同战友的遗体一块精心埋在地下了。我决心，等战争胜利了，祖国统一了，我再到这一块渗透着战友鲜血的土地。便在地图上标了位置后把它揣在怀里……

我们连持续了激烈战斗。敌我之间力量悬殊。10多天来激烈战斗持续不断。如果我们守不住连队占据的界线，那么走上暂时的战略撤退路上的很多人民军部队会陷入敌人的包围圈。我们战斗员都很熟悉这一点，下了要打殊死战直到剩下最后一个人这一悲壮决心，英勇奋战，坚守高地……

朝鲜人民军近卫汉城柳京守第105坦克师自豪的军旗里渗透着在战争年代有名无名的勇士作为祖国的铁拳，一人消灭一百个一千个敌人，英勇奋战直到流尽最后一滴鲜血的伟大功勋。

参战老兵李德倍

运用机动灵活的游击队战法

祖国解放战争时期的痛快战斗中最难忘的是在战争第3阶段时期进行的那些战斗。

我们团根据敬爱的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同志的命令，在江原道一带开展了敌后斗争。部队的首长是抗日革命战士金铁万同志。

部队接到的任务是：转战于杨口郡和春川市一带，拦截通往汉城市的公路，以断绝敌人的军需物资运输。

有一天，部队在行军的路上突然遭遇了傀儡军一个营。敌人从旁边的山脊行军，先对着我方开了一枪。我们没有停止行军。敌人以为我们是自己一方，走下了山脊。

这时团长一眼看出情况，向部队下达了战斗命令：

冲锋枪连攻击正面，第1营第2连攻击左右山脊，第1连切断敌人的退路，侦察排跟团部一起行动……

敌人的武装是：6挺重机枪、10多挺轻机枪、10-15门60毫米火炮，其余的全是冲锋枪。

我们控制着制高点，而敌人占据的界线下方有条河，再说敌人以为我们是自己的一方，处于松懈状态。靠有利的地形条件并运用袭击战法战胜在武力上占优势的敌人，这是团长的决心。

下午3点左右，信号枪枪声响了。战斗员高喊杀声从正面、从左右侧一齐冲过去，向敌人加以猛烈射击。敌人

魂飞魄散，连一枪都不敢开火，成群倒下去，或跳进河水里，为找活路惊慌失措。

我把子弹全都打出去，便用从敌人那儿缴获的3支枪开了枪，敌人在20¯30米处成群倒下去的情景，让人十分痛快。

这一天的战斗使我们战斗员通过实战深深感到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创造的主体战法多伟大。

我们在杨口郡和春川市界线断绝敌人的后方，转战了2个月多，然后把这一地区移交给我军的主力部队，当年年底，突破敌人的防御阵地，进到敌区纵深。

有一天晚上9点左右，当我们经过平昌-北坪界线时，接到了一份侦察报告：离这儿不远的面会附近有一个200¯300户规模的大部落，现在家家户户都有20¯30个傀儡军住宿，现在都沉沉入睡。这是从汉城行军150里过来的傀儡军第29团。

团长立即下达命令，割断电话线，拦截公路，在夜间进行袭击战斗。

晚上11点，团长放了信号枪，我们战斗员一齐冲过去猛烈地向敌人扔了手榴弹。我们用冲锋枪的连发射击消灭了从住所里逃出来的敌人。

我在这场战斗中，耗尽了冲锋枪的2个弹匣子弹和4枚手榴弹，也还不够，再用缴获的枪和手榴弹消灭敌人，像这天消灭那么多敌人还是第一次。

傀儡军第29团被消灭3天后，敌人出其不意地调用相当多的武力从四面包围了我们。敌人派侦察机飘在空中，

还做喊话，劝我们投降。我们部队完全陷入包围网。决定部队命运的危险时刻到了。

困难的时候战士们总是看首长的脸。当时我们看到的团长的脸非常从容，简直是惊人的。在金日成将军的率领下转战抗日浴血战场的老战士果然不凡。

金铁万团长一眼不眨，从容地说，大家做好战斗准备。他召开了军官会议。会上他说，我们准备殊死战吧，如果等到天黑敌人还不冲过来，那我们避实就虚突破包围吧，我有1937年突破过日兵包围的经验。抗日战士讲给我们听的体验——机动灵活、神出鬼没的游击战法给指战员带来了胜利的信心。

不出团长的预料，敌人形成坚固的包围圈后，不知是等我们饿死或冻死，天都黑了还不进攻。

部队立即转入行动。团长让侦察参谋和侦察排长身着傀儡军大校和排长军装，在前头率领队伍。做好战斗准备的部队向前进，响着脚步声，雄赳赳地行军到拦截公路的敌人跟前。

我们接近到300米处时，传来了敌人高喊“什么人？站住！”的声音和拉枪栓的声音。是千钧一发的时刻。

站在前头的团长大胆从容地应声说“是我！是我！”继续接近了敌人。走近敌人之后，团长突然大喝一声：“你们都站起来！”

紧接着，侦察参谋走到跟前喊道：“快点站起来！”

在左右边的草丛里30多个敌兵站了起来。团长命令道：

“快点过来！”

敌兵被他的大声呵斥吓坏了，都背着背囊，把枪搭在肩膀上，慢步走下来了。侦察参谋靠过去确认敌兵都出来了，然后闪电般地拿出手枪喊道：“谁不举手我就毙了谁。”敌兵完全失魂落魄，统统举起了手。我们解除敌兵的武装，得到敌军的通行口令，让俘虏站在前头，不开一枪突破了敌人的包围圈……

这样，在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带领下成长的抗日战士指挥了我们，教我们战法、打胜仗，对此我一直感到骄傲。

参战老兵孙尚祖

“马八山”注射液

从1950年底到1951年初，在第二战线发生了各种传染病，因为美国为了消灭我们军人和后方人民并突破前线，竟使用了国际法禁止使用的细菌武器。

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十分珍惜我们战士的生命，下很大功夫弄来医治传染病所需的“马八山”注射液，并采取紧急措施尽快把药品送到第二战线。

这样，时任军医局医药品管理部军官的我接到了护送药品任务，要从平壤穿过敌后到横城跑数千里路。

我们一行，都有一个司机、一个护送兵和我。我们带

着一把手枪、一支马枪和一支冲锋枪。

我顶多开过几发手枪，当时只有20岁的我，估计都无法估计去敌后的路是多么艰巨的。

我根本没想过我会死。我的心里只充满着我接到了那么重大的任务这样的责任感和一定要完成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同志命令的坚定决心。

1951年1月下旬，一位军医局干部把贴了封条的发货单交给即将出发的我，看了好一会儿我的脸，问我说：

“有没有其它要求？”

“请给我在最坏的时刻要用的手榴弹和炸药。”

我们做好一切准备，开着彻底伪装的汽车，离开了平壤。路经祥原、延山、遂安、金化后，进入敌后的时候，我的脑海里又一次浮现出军医局干部嘱咐我一定要完成命令时强调的四点：

第一、严守护送药品这一最大绝密；

第二、朝着目的地全速前进；

第三、不要遭到因敌人的枪弹炮弹所引起的损失；

第四、要做好准备对付最坏的危急情况。

我逐渐有了对敌后的认识。

是的。我们现在不是背着药品背囊悄悄地沿着山脊行军，而是发出汽车的发动机声公开地穿过敌阵。何时何地都有可能同敌人打遭遇战。

如果同敌人打遭遇战，对只有几个人员、武器弱小的我们来说，那已经是自取灭亡。

在敌后难以区分敌我，我们尽可能不要遭遇人，不管

是敌军还是我军。这才是对付那些以种种卑鄙阴谋企图破坏敌后军团战斗力的敌人，严守秘密，缩短时间，保护珍贵药品的途径。

这药品，渗透着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同志的关爱，数百数千名战友的生死取决于此，这是用我们3个人的生命也换不来的珍贵的东西。

2月初，我们到了春川，从此变得更难了。在这之前，重要的是怎样安排好天空监视和警戒，为仅有的司机保障充分的休息；而从现在起能否前进一步都成了要不要命的问题。

哪一个山脊、哪一个山谷也不能坐着车平平安安地过去。出现了新的山脊，我得隐蔽汽车，跑到前方去侦察山谷。下一个山脊也一样，下一个山谷也一样……

我始终冒着凛冽的寒风，跑在汽车的前头。我跑多少，汽车就前进多少，我停住脚步，汽车也得停下来。再说，公路全都被炸弹炮弹裂开了，桥梁几乎都被破坏了，只能绕着过去。能跑汽车的公路上遍地有爆炸物巧妙地伪装着。夜以继日地走那样的路，最后连睁开眼睛的劲儿都没有了。

不时传来的枪炮声让我的心多焦急呢。

更让我难受的是一片白雪世界，没法隐蔽和伪装汽车。用玉米秸秆或断了被燃烧了的树枝作伪装的机会却没有几次。

我们为了避开交战隐蔽的时间长了一些，那天为了弥补失去了的时间更加拼命努力。三更深夜我们汽车都没开

前照灯。我在前面挥着白布引路。

经受考验的日日夜夜一天一天过去了，我们终于到达1号地点。可敌后军团军医部已经转移到备用地点，因为艰苦的行军使我们耽误了太多时间。

我们通过留在1号地点的人确定了备用地点，再上100多里的远路。护送组在路上经受的考验，我这个体会者也很难形容。

可是一股看不见的力量鼓舞我们战胜这一切，那是担负着护送药品这一重大任务的责任感。

我们终于在备用地点跟军团军医部干部和士兵相见，我至今难忘那天的感激和欢喜。

简直是一片大声欢呼。敌后军团士兵围着我们一行，他们个个都满脸泪水。

“我们指日等待了你们。不知该怎样感谢穿过险路过来的英雄们。我们的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同志为我们平凡的战士把这么多的药品送到敌后，请你们向他转达我们的问候。”

把药品毫无损失地交给军团军医部的那一时刻，我们不约而同地都摔倒了。因为我们几天来忍着饥饿根本没有睡过一会儿。摔倒的时候，我们感觉到了完成任务后身在战友们中间的喜悦。

参战老兵安成根

用敌人的通讯线保障我们的通讯

从1951年夏，我军转入全线阵地防御。

我们通讯兵面临着更加可靠地保障有线通讯的迫切要求。

因为敌人不分昼夜地疯狂炮击和轰炸，连岩石都化为灰烬，在这样的情况下保障部队的有线通讯，这实在是艰巨的。

尤其，石岩高地是敌人火力最密集的区域，人员的移动自不用说，通讯线也不停地被断绝。可是我们通讯兵抱着一分一秒也不能中断部队的指挥通讯这种责任感，冒着炮火，一段一段地找出散掉的通讯线，一拃一拃地连接。用完了备用线就用枪支的通条，那个也没有了就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生命……

平时也一样，可当时对我们通讯兵来说，通讯线比生命还重要。有足够的通讯线，我们就没什么可怕的。我们日日夜夜惦记着通讯线，人人都发愁。

就在这时我们接到了最高司令部的命令：竭尽力量扰乱敌人。根据这一命令，我们到处开展了猎坦克组运动、狙击手组活动、敌后破坏组活动等，不断消灭和削弱敌人的力量。我们也想到，进行袭击战，缴获通讯线，以解决紧缺的通讯线。

这样，从1952年初起，我们排同侦察兵、工兵紧密合作，多次闯入敌阵纵深，捣乱敌人的指挥系统，缴获了不少通讯线。

闯入敌阵缴获敌人的通讯线，这得殊死一战。

我们事先细致地做好准备。我们在我军阵地做好对854.1高地的刀型山脊和靴子高地的地形地物、防御系统、通讯系统、指挥站位置、暗哨、巡逻情况等细节的侦察，万无一失地做了一切准备。队员们自告奋勇地要参加袭击组。

在深更半夜，英勇的通讯兵终于赶赴敌阵。

由工兵引路，我们克服了敌人的布雷区和铁丝网，在侦察兵的帮助下在现场再次确认了敌人的指挥站位置、有线通讯系统和暗哨等。每个组悄悄地接近1、2、3地点，根据手电筒信号同时断了线，迅速拉了线。把线缠绕在胳膊上或在地上圈绕成一团，用绳子捆了一下，然后拉过来。全体人员都平安无事地回到了我军阵地。我们通讯兵已进入我军阵地后，敌人才察觉出来，打了发照明弹，发狂了。

我们用缴获的通讯线双重三重组织团防御区内的有线通讯，圆满保障了有线通讯。

在我们部队坚守854.1高地时，某一天午夜过后，敬爱的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同志在最高司令部的作战台桌同当时在师团前方指挥所指挥战斗的柳京守军长和在高地指挥战斗的赵东哲营长进行了几次作战指挥通话。

金日成同志说，听到你坚守854.1高地的营长的话

音，非常高兴，你们击退了15次执拗扑过来的敌军大兵力，正是好样的。战斗员们听说金日成同志表扬了他们，大家都兴奋地高唱不灭的革命颂歌《金日成将军之歌》，歌声响彻高地。

我们通讯兵在中间转话所听到从听筒传来的金日成同志的声音，又一次高呼了“金日成将军万岁！”

那以后，我们排受到师团和军团的多次感谢。

参战老兵池熙若

翻过铁岭

在通往1211高地和东部前线一带的补给路上，敌机空袭最严重的地区是新高山平原和铁岭。

我们这些司机在平壤装载炮弹和燃油等军需物资，冒着敌机野蛮而毒辣的轰炸，舍死忘生，隔日翻过新高山平原和铁岭，保障前线的运输任务。

新高山公路和铁岭是主要军事要地，敌机在白天自不用说，夜晚也随时出现在这一地区上空。照明弹像白天那样照亮地面，敌机朝着车辆狂轰滥炸，加以机枪扫射。

从新高山到铁岭的公路是没有隐蔽场所的好几十里开阔地带，所以对我们司机来说，这一段公路是最不利而最危险的火力密集区。

在这一段路上，只要一辆汽车被敌机的袭击着火或

出了故障，公路就顿时变为决定生死的战场。如果没有及时处理出事的汽车，那么其后的数十辆汽车队伍就会被在照明弹的照明下守住要道的敌机遭到无可估量的损失。因此，只要前方的汽车被敌机的机枪扫射打中或出了故障，其后的所有司机都跑过去，一起灭火或清除故障。在敌机轰炸、机枪扫射、到处腾出火柱、弹药箱被爆炸的情况下，冒着照明弹的强光进行抢救工作，简直是殊死战。在新高山平原的公路上，一个夜晚就有好几场这样的殊死战。如果进行了殊死战也无法救出车辆，那么即使是自己的车也要把它推到路旁的水沟，以打开通道。这样才能给其后几十辆满载燃油或炮弹的汽车让路。在这样的殊死战中，战士们总是发扬了自我牺牲精神。

第113号卡车的主司机是义勇军出身的韩荆寿，我是助手。

当时我是连队民主青年同盟支部委员长。有一天，我去参加讲习。没有助手，但主司机说，前线的同志们焦急地等待炮弹，怎能耽误时间。他就一个人开车上了前线。满载弹药的第113号卡车在深夜跑过新高山开阔地带，遭到敌机的突然袭击。因为没有助手，韩荆寿司机听到刺耳的机枪扫射声才知道自己的车被敌机发现了。车厢已经着火了。其后有好多载弹汽车和油车一辆接一辆地驶来。

韩荆寿开亮了前照灯，开着着火的卡车全速前进，跑进了不是前线运输路的间道。他下了悲壮的决心，即使自己的车被爆炸，也要救出其后的几十辆车。

敌机只跟着照亮前照灯冒出火焰驶去的第113号车，低空追打，继续加以机枪扫射。

过了一会儿，汽车急刹车。那一刹那响起爆炸声，第113号车爆炸了。韩荆寿司机这样奉献出自己的生命救了几十辆车，壮烈牺牲了。后来我们听说，那一架低空飞行追打那辆车的敌机碰撞山腰，机毁人亡。

韩荆寿司机全身受火伤，已经断了气。只有空着的党证袋子塞在他的腋窝里没有烧着。他想入了党就把党证珍藏在袋子里，总是带着那个袋子。我们喊他你是朝鲜劳动党员，挥着悲愤的泪水跟他永别，精心把他那么珍惜的党证袋子放在他的胸前……

开过新高山平原的火力密集区，就是高耸入云的铁岭。平安驶过生死关新高山公路火力密集区后，我们司机愉快地唱了歌。槐树的花香和芳草的熏香通过车窗扑鼻而来。我们常常唱了《汽车司机之歌》和《新高山摇》。

不过这样的愉快每次没有持续多久，因为在阴沉的夜空传来发动机声，敌轰炸机的黑影又一次威胁我们。在铁岭上空，敌机一下子投下10多个照明弹，一发现车窗玻璃闪光或吸烟的火光闪烁，就狂轰滥炸，加以机枪扫射。那声音响彻山岭，震撼山谷。炸弹弹片发出嗖嗖声，悬崖路被塌下去，火焰冲天。我们司机抱着誓死决心和胜利信心，开着做好伪装的卡车在明亮的照明弹火光下一次又一次驶向前线。这是紧握方向盘同敌机进行的超级紧张的战斗。

我们把军需物资运往前线东部的初期，美国佬的夜间飞行技术和射击本领幼稚得很。那时候敌人在夜间只把1

架飞机派到铁岭上空。敌机投下十来个照明弹后飞回来，借照明弹光找我们的卡车。可是，大胆而勇敢的我们司机利用敌机投照明弹的时间全速跑过去。如果敌机投完照明弹后飞回来，就迅速隐蔽到山体的阴影里，那么敌机只能失去目标物，在不必要的地方乱投炸弹，盲目加以机枪扫射，就像瞎子打架，乱捣乱戳。

可是敌机也并不傻。到了秋季，敌人每天夜晚就同时派2架轰炸机飞到铁岭上空。一架敌机先投照明弹，另一架紧跟着它，气势汹汹地加以机枪扫射，狂轰滥炸，好像要消灭地面上所有移动的东西似的。

可是我们司机不屈服于敌人狡猾而恶毒的轰炸。卡车在于敌机投下的照明弹光底下，司机就大胆地以最快的速度开车开到敌人的机枪子弹打不到的地方或把车隐蔽到照明弹光照不到的山路拐角。

铁岭山路有太多曲折，人人都说它有99道弯儿。司机利用铁岭的自然地势大胆行动，不管敌机在天空多么猖狂，也能救出处于危险的卡车。当时司机面临的危险，用话语是无法形容的，而英勇的司机们舍身忘死冒着险，可靠地保障了前线的运输。

从平壤到1211高地附近来回需要2天。我们司机人人创造了仅用2天时间在漆黑的夜间不开前照灯来回一千里火线路的奇迹。

连队的模范司机崔俊明兄弟细致地研究敌机的行动习性，具体筹划，在一个夜间跑完一千里火海，扬名为“喷气式卡车司机”……

运输路程附近的居民也展开了英勇斗争。

有一天，我们跑完夜间行军，为卡车做好隐蔽后，走进法洞郡的一个农家，请求主人家给我们做饭。家里传来了呻吟声和小小的回答声。

“我们都患病。厨房里有柴火，锅台有食盐和大酱，麻烦你们自己做饭吃吧。”

由于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几乎所有居民都患了传染病。

我们正在做饭吃，这时敌机编队突然飞来，炸毁了前一天刚恢复的山谷里的山涧桥。

当时敌人进行“绞杀作战”，全部调用飞行队疯狂轰炸主要公路和大大小小的桥梁，一段一段地毁断了运输路，企图隔断前线与后方。再加上遭到了几十年来最大的洪水。可是当地人民不顾困难，发扬不屈不挠的意志，立即恢复了被破坏的桥梁和公路。

“洋鬼子，毁就毁吧。你们毁了一百遍，我们就恢复一百遍！”

这天我们看到桥梁被炸毁，就去侦察迂回公路。我们刚侦察漩涡处回来，一群人拿着铁锹和十字镐走回村里，吵闹得十分开朗。

“军人同志，我们已经恢复了桥梁。我们架设了水中桥，那些瞎了眼的美国鬼子再也不能动它了。”

这位妇女正是我们去做饭吃的那一家的儿媳妇。她不顾传染病缠身去恢复桥梁了。

我们感谢她拖着病身去恢复桥梁多受累，她回答说:

“不吃一两顿饭不要紧，但前线的血脉一时也不能阻塞。虽然这条路不宽，这座桥不大，可毕竟是决定前线命运的生命线嘛。”

难道可以战胜这样的人民吗?

在战争年代江原道的一位妇女对我说的话，尽管过了几十年岁月，还在我的耳边不断回响。

参战老兵车勇久

不要放过一架敌机

1952年10月，敬爱的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同志向第5步兵师独立高射炮营下达了这样的命令：调动37毫米高射炮2个连和12.7毫米高射机枪1个排组建机动高射炮军，在白川-延安-青丹-海州-瓮津半岛广大地区灵活地机动，掩护重要对象和农民的秋收，击落敌机。

我们接到命令，立即开进战斗行动地区。

当时我们按照金日成同志的教诲，夜间隐秘行动，迅速进入阵地，部署火炮，在天亮之前吃好饭后，连队所有人对敌机的主要来袭方向集中进行监视。要是敌机飞过来，等它接近到能够一发打中的近距离内，出其不意地加以齐射，集中火力击落它，然后转移到另一个阵地，就这样跟着敌机消灭了。

如果是阵地位置好却没有对象物的区域，就在那儿架设

伪装物引诱敌机，用部署在其附近的高射炮击落了敌机。

同敌机的战斗始终是伴随危险的激烈的攻防战。

1952年11月有一天，部署在青丹的一个小高地（其旁边有源自北方的水库，流向江华岛方向的江河，其河上有从延安通往海州的桥梁，因此有利于击落轰炸那座桥的敌机）的37毫米高射炮连针对波浪式来袭6次以上的敌机坚持奋战2个小时，击落了好几架飞机。

据经验，敌机和高射炮的战斗时间通常是10-15分钟，在2个小时多的对空战斗中保证连续射击是极不容易的。

敌机朝着阵地俯冲下来，投下炸弹，加以机枪扫射；高射炮对着俯冲下来的敌机持续开火。

连队的指战员坚持连续射击。

代理连长黄炳成被埋在土堆里3次，每次奇迹般地站起来，高喊：“不要放过一架敌机。”，“为牺牲了的战友报仇，开炮！”

文化副连长腹部负了伤，可他在阵地间跑来跑去，喊道：“敬爱的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同志看着我们。”，“消灭美帝国主义，为我们的父母报仇！”鼓励战斗员获得胜利。最后，他壮烈牺牲了。

一个瞄准手负了伤，在座板掉下来，知道自己不能踩踏板，就说：“我还有手。”他用一只手压着踏板保障连续射击，牺牲了。

连炊事员都跑到阵地，替代负了伤的战斗员运弹装弹，发扬牺牲精神保障了连续射击。

阵地被敌机的轰炸和机枪扫射变成蜂巢，火炮被颠倒，备用炮筒被炸飞到高地下方的水田里。

浴血的殊死战直到太阳落西山，天都黑了才结束。

在战斗中立了殊勋，黄炳成被授予共和国英雄称号，连队全体战士被授予国旗勋章第一级和战士荣誉勋章第一级等受到很高的国家表彰。

在这场战斗中我们失去了文化副连长等3名好战友。我们把他们埋葬在渗有着他们鲜血的高地上。

青丹人至今也把这座高地叫英雄高地，为英雄战士扫墓。

参战老兵俞亨楠

铁　腿

敌坦克啃着地面凶恶地扑过来。可是我全神贯注于注射器。我抽出我的血给通讯兵输血，这已是第二个注射器。

坦克的轰隆声越来越近，可是我不能加快输血速度，更不能停止。

我沉着地输完血后，顺手把伤兵向坡地推下去。这时我突然感到下身一软。坦克炮弹弹片打通了我的右腿。我昏过去了。

不知过了一天还是两天……我觉得我好像死了，又好像活着。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已经自然止血了。

“再也见不到战友们了。我这个21岁的女孩子会死在这里的。1211高地会是21岁女军官一生的终点吧。哎，不想死啊。”我想着。

如果能活下去，我真想一定找出那个打我的敌坦克兵，一枪毙了他。

爱命情感越强烈，我越怀念平壤，怀念平壤的天空。

我从急救包里拿出所有的退热剂和强心剂往我注射，然后抓着粘在大腿上的小腿翻开，缠了7条绷带。

我站不起来，趴在地上拉着腿一寸又一寸爬去，天黑了以后才爬到通讯兵那里。他的身体已经变凉了。

我多么愿意舍身救出那个年轻的通讯兵。我躺在他的旁边，用心地给他掖好毯子。然后握紧已经僵硬了的战友的手。我想，用我的手焐暖他的手，他能否活过来。

我看了又看不知姓名不知岁数的通讯兵好一阵子，我的耳边不觉间传来了在洛东江河畔埋葬的联络兵宋英豪的最后一句话：

“排长啊，我什么时候能见到妈妈？我想妈妈了。”

有多少祖国的好儿女，有多少栋梁之才被敌人的子弹牺牲了呢。

我的眼前浮现出那些倒在洛东江彼岸无名高地上的战友们的脸。

……

高地上的11名战士开枪又开枪消灭敌人。子弹也没了，战士们用磨掉了指甲的手往山下放滚石头。一个又一个牺牲，只剩下了3名战士。

掉了一支胳膊的重机枪连连长，失明的班长，大腿被骨折的19岁战士……我不能把那3名重伤员都背走，也不能只背一个人去，我干脆跌坐在地上。

既然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就跟他们共命运。我这样想着，怒视成群扑过来的敌人，拿出了手枪。

“你这么一个好端端医士同志，不能跟我们一块儿死，要为党着想。你无论如何要救他。”

我背走谁呢？你推我让，最后决定送19岁的战士。战友们把沾满鲜血的共和国国旗交给了他。

“你把这面国旗挂在济州岛吧。”

我眼里噙着泪水下了高地。

2个背囊、一个急救包、2支步枪、一把手枪，再加上背了比一般人个头儿还大的战士，身小的我被如小山的行李和伤兵压下去，看都看不到。可是我咬着牙迈出步子。负伤的战友的腿在摇动。山路越走越陡峭。

我的腿直发抖，我使出全身的劲儿，像马那样蹦蹦跳跳双脚跳。然后是爬行，再然后是用全身爬，跟伤兵一起爬出了几十里敌阵。

背着伤兵爬到我军区域，我就倒下去。我醒过来的时候，跟我同一天参军的金景玉护士长正摇着我的肩膀。

“景玉，我还活着吗？”

我霍地站了起来。我现在躺在哪里呀？

“我得去。我还得把他们背过来。我不是还活着嘛。”

我慌慌张张跑出军医所，景玉猛地抓住了我。

“他们都英勇自尽了。”

……

他们把青春的希望和抱负埋在洛东江后边的无名高地，他们用悲壮的眼神盯着我。他们抓住在死亡的门口徘徊的我，让我回去，让我多杀一个敌人。

口好渴，真想喝水。我4天没有喝过一口水。在梦中找过那么多泉水，一睁开眼睛，眼前全是一大片弹壳。

敌人在近处，战友们在远处。

我只身对付4个美军残兵，用刺刀刺杀1个，用枪打死2个，活捉一个让他背着担架走10里路，回到指挥部。这一英勇战绩的主人公正是我。这样的我，只要活着，就必须尽到自己的义务。我应该告诉战友们通讯兵的牺牲。

我把拉好枪栓的手枪塞进枪套，又朝着北方爬去。吃完只剩下一点点的脱壳麦也是好几天前的事。还在冒着热气的1211高地上没有一根草可吃。这已经是第6天。

接到战斗命令到敌阵去的侦察兵围住了昏迷不醒的我。

“是第3团医士！听说是战死了，怎么……”

一位战士从我怀里取出我的党证，看出了我是谁。我曾经医治184名伤兵，送往1211高地。全团指战员几乎都认识或知道我的名字。

护送兵从侦察兵接收了我，夜以继日跑向医院，一分钟也没有休息。放下粗糙的担架时我挣扎着强忍加倍的痛苦，而他们觉得我的痛苦就是他们自己的痛苦。

……过了一段时间，我在一所伤员医院拄着双拐杖负责治疗一个病房的伤员。

后来抗日革命战士崔贤同志见到我，看着我那只假腿，说:

“啊，铁腿也会变成这样吗？该死的美国鬼子！”

我安着那只假腿迎接了战争胜利。我送着到战胜阅兵式场去的战友们，感到了胜利者的喜悦。

对战友的责任感和忘我精神，这是顶住我铁腿的两根柱子。这两根柱子就给我软弱的一双腿灌注了铁的力量。

参战老兵李兴龙

痛快的反击

在祖国解放战争时期，自1951年7月起我参加了1211高地防御战斗，当时我担任第2军团第13步兵师第23团第3营重机枪连第2排长。

我们排被分配到第8连，我们接到的任务是：在1211高地顶点部署火力阵地，消灭沿着无名高地和山脊冲过来的敌人。我们下定决心坚决贯彻执行敬爱的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同志关于寸土也不要让给敌人的命令而部署了阵地，在1211高地前方界线设立路障，埋下地雷。

我们部署阵地后过了好些日子，可敌人还不冲过来，疯狂地加以炮击和轰炸。

有一天，联络兵到1211高地东坡的泉口打水去，忽然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回来，向我报告说，敌人在9连长隐蔽

部前方大喊要我们举手投降。这是意想不到的情况。

我急忙跟联络兵一起到那边跑去。正如联络兵的报告，几十个敌人在9连长隐蔽部前方向我军阵地大喊举手投降。

我立即把情况报告连长。连长说同营队的通讯被断绝了，断然向我下达命令，部署2挺重机枪朝着第9连占据的山脊向下猛射，调动一个步兵排奇袭敌人。

我接到命令后，在左右两方隔一定距离部署2挺重机枪，突然进行交叉射击。与此配合，步兵排开始了攻击。这样一来，刚才气势汹汹大喊大叫的敌人都吓破了胆，拔腿就跑。敌兵魂飞魄散，被赶到我们埋下的布雷区，紧接着一阵阵爆炸声响彻山谷……

这时我们阵地后方的迫击炮连加以猛烈炮击增援，断敌后路。结果，敌人的奇袭遭到我们的反击，失败了。这是一场化险为夷的战斗。

通过这天的战斗，我深深认识到，指挥员正确判断情况，主动下达命令，安排战斗，这是多么重要的。

在这天的战斗中，我们缴获71支各种步枪、3挺轻机枪、好多弹药和手榴弹，俘虏5个敌兵。

这场战斗是1211高地战斗进入基本阶段之前进行的。通过战斗，我们抱定了胜利信心，加倍了胆量：不管美军和傀儡军怎样攻过来，我们都能一举消灭。

参战老兵沈奎元

侦察兵的阵地

一般来说，步兵有自己的阵地。可是侦察兵为完成自己的战斗任务，在敌后方纵横驰骋，所以没有那样的阵地。

因此，战斗最激烈的步兵的第一线堑壕，对侦察兵来说也许是最安全的后方。

我在1950年8月参军，在某一团经过新兵训练后，编入第3军团第15步兵师，被分配到师部直属侦察连，这样我当了侦察兵。

1951年秋，我们师前沿的敌军，一部分力量换防，我们侦察连接到了探出其具体活动的任务。

我们连长想生擒敌军长官是最快的办法，就率领10多个队员上路了。其中也有我这个19岁的班长。

我们沿着昭阳江往下游去，在麟蹄附近找到了适合活捉“舌头”的地方。路的一旁有河，另一旁耸立着岩石峭壁。我觉得如果埋伏在路的两旁，敌人即使试图逃走也能容易捉到。

我们立即动手，拆下峭壁的一些岩石堆在路中央，队员分两组埋伏下来。

过了一阵子，划着夜晚的空气，传来了汽车发动机声，不一会儿一辆吉普车停在我们设下的石堆前。

我们不错过时机，一齐围上了吉普车。

“举手！谁敢反抗就毙了谁。”

一个队员充当翻译，他用英语尖叫了一声，敌人马上举起手来，不知所措。他们当初根本不想反抗。车上有一个司机和一个美军军官，都比我高两头。

那个军官被解除武装，装出悲切的脸孔从上衣口袋拿出起了毛的纸张，反复说了一句的话。纸张上用朝鲜语写着，让他做什么都可以，只要不杀他。也许是他预料到被人民军俘虏的情况，始终带着那纸张。我就觉得这些鬼子只要为了活命就什么事都会干出来的，一股激怒涌上心来，另一方面觉得这么卑鄙的鬼子做美军军官大摇大摆，就禁不住嘲笑。

我们泰然自若地坐着敌人的车来到战线邻近，然后从那里牵着美军俘虏越过了战线。

后来我为了捉“舌头”上了几十次敌后方，敌人每次都是这个样子。一把枪口对着他，他就害怕得身子都麻木，手都举不起来，这就是美国兵。

我至今也常常想，为什么美国兵在坚固的自己阵地中也时时刻刻胆战心惊，而我们在敌人的纵深也生气勃勃呢?

也许是因为美国兵是被金钱收买的雇佣兵。

我们脚踏的地方不管我区还是敌区，明明都是我们的土地，而美国兵脚踏的地方尽管是他们的阵地也不是自己的土地。

因此，我们侦察兵尽管没有自己的阵地，但随时随地都心里踏实，犹如身在自己的阵地。

参战老兵金得

向我引诱敌机

我们同我军的反击战相配合，在端川郡（时称）胜利结束巷战后，时任内务省警备局咸镜南道警备大队副排长的我调任为根据伟大的金日成同志的作战规划新组建的猎机组组长。

我们猎机组接到的命令是：粉碎敌机的袭击，保护北青郡初里的一座重要桥梁。在同敌机的首次遭遇战前夕，我再一次仔细地点检了组员的武器状态。猎机组总共有13人，武器有10支步枪、2挺轻机枪和1挺重机枪。

我率领队员埋伏在桥头，严密地注视天空，焦急地等待敌机的出现。

凌晨5点左右，一个农民赶着牛车从村里出来经过桥梁。这时不知从何处来，一架敌机把牛车定为靶子汹汹地扑过来。

转眼间那个农民被敌机的扫射当场死亡，耕牛也无力地倒在路旁。看着那场面，我怒不可遏。美帝国主义的空中强盗在战线吓破了胆，就野蛮地杀害走路的农民以此出气。我握紧枪杆子，拳头颤抖。

我是猎机组组长，又是重机枪射手。我对着低空飞行横行霸道的敌机开了枪，可打中它却不容易。敌人胆小，太小心，根本不想进入射击圈内，这是最难办的。其他组员也一样，没法打中悠悠远去的敌机，浪费了子弹。

我心里想着:

“在前线和高地，敌我之间战斗区域很明显，看情况，可攻可防。但敌机是在地面、海上和空中都要对付的，而且其攻击也不分时间。所以隐蔽在暗处呆呆地等着敌机飞来，根本没能消灭敌机。引诱敌机扑向射手吧。向我引诱敌机！”

对我们组员们来说，第一次战斗却不是徒劳无益的。同敌机的首次遭遇战给我们的不是恐惧，而是能在战斗中获胜的妙方，给我们带来了只身对付横暴敌机的勇敢精神与胆略。

我们制造了引诱敌机扑向射手的虚伪对象物。我们在倒下的电线杆和木头上涂上黑色，把它装扮为高射炮，然后把它设置在阵地的旁边，以引诱敌机。

“瞎了眼的敌机肯定是向它扑过来，我们不要错过绝好的机会，在正面迎着敌机开枪。”

第二天，我们满怀信心，抱着胜利的把握，大胆地在进行首次战斗的桥梁附近部署了火力阵地，试图用假高射炮和假汽车引诱敌机。

四周寂静的时候，不知从何方传来了微妙的飞机发动机声。声音越近越大，过了一会儿在天边出现了几个黑点。是敌人的袭击机编队。

在这3架敌机中，我们打算先打掉长机。因为敌飞行员是胆小的、怕死的雇佣兵，只要打掉长机，僚机肯定是魂飞魄散的。

敌长机向虚伪对象物扑下来，当它接近的时候我们在

正面瞄准螺旋桨开了枪，敌机失衡，飞来飞去。猎机组的13人集中射击，机身冒出了黑烟，不一会儿落在附近的水田里。长机被击落，其余的敌机陷于混乱，慌忙逃走。我们保持射击一致，在这一天的战斗中击落了2架敌机。

我们在被击落的敌机残骸中拆下了4挺机枪。我们组里有一个战争前在龙城机械制造所（时称）操作过车床的人。他带着机枪找那里的工人去，把它改造成高射机枪。我们有时把高射机枪安装在木轮上，旋转着开枪。

后来我们接到保卫利原地区的任务，在望见火车隧道的山脊上部署了能够移动射击的火力阵地。

有一天，忽然出现的6架敌机紧跟着正在进入隧道的军用火车。第一架敌机扑过来投下炸弹的时候火车尾部快要进入隧道里了。自己的计划落空了，敌机在隧道口投下炸弹，进行机枪扫射。隧道里涌出白白的火车蒸汽，汽笛声不断。看着那些再次扑过来的敌机，我们战斗员的脑海里就离不开尽快打掉敌机火车才能平安地赶赴战线这一想法。

我很快把朝着隧道口往下冲的敌机放进瞄准镜里，扣了重机枪的扳机。敌机顿时冒出了烈火，落在大海里。这样一来，另一个敌机编队在隧道周围盘旋，企图找出我军阵地。敌机这次改了战术，好几架一齐冲过来。我们悄悄地移动到别的阵地，换了枪座，继续开了枪。敌机又被打中了。

我们这样进行了大胆的战斗，在10天内猎机组打下了3架敌机……

在进行猎机组运动的期间，我立下了打下6架敌机的战功，被授予共和国英雄称号。

猎机组运动是由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发起的，是先见之明的战法，在整个战争期间得到加强和壮大，这是金日成同志独创的军事思想和军事艺术的光辉体现，也是我们人民军军人只要是领袖的命令就赴汤蹈火坚决贯彻执行的集体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的产物。

参战老兵李英济

加里山的炮声

我从炮兵副团长那里接到率领120毫米迫击炮排挺进加里山界线的命令，当时我是朝鲜人民军第1步兵师第2团排长。

我军步兵在加里山峡谷进行防御，敌人又一次试图攻击。

敌人一群群残兵像个绿豆蝇般地集结在这里。我们排接到的任务是：神不知鬼不觉地挺进加里山界线，以强大的炮火力挫折敌人的攻击企图。

我具体地告诉队员战斗任务说：

“我们遵循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同志要根据山地条件机动地进行炮兵活动的主体军事思想，在以前的几次战斗中积累了丰富经验。我们要牢记部队的胜利与否取决于我

们，无论如何一定要很好地完成我们的战斗任务。”

团部考虑到炮兵要在夜间进行长途行军，下令休息到天黑时分……

前方的斥候跑来了。他对我说，在约500米处集结了敌步兵。据他的报告，约有2个连敌兵在山谷的侧翼宿营。

我命令队伍停止前进后打开了地图。目的地离这儿还远。我看手表，已经是凌晨3点钟。

“继续沿着山谷行军是不可能的，那怎么办？”

我环视了队员。迫击炮的炮筒、座板、炮架被月光下闪光。可比这更发亮的是战士们的眼睛。回顾血泪史时眼泪汪汪的，一旦怒视可恨的敌人时喷射火焰般的强光，这些眼睛好像是对我说快下命令。

队伍开始攀登山路，可行军速度毫无缓慢。脚下踩着陈年落叶，树枝碰上炮筒和炮架不断摇晃。

我们这样跑去又跑去。

“把你的座板给我。”

一个上了年纪的炮兵扶着失足的战士说:

“行军比战斗还难。所以说战斗胜利始于战士的脚步嘛。加把劲。过一会儿我们突然出现在加里山山脚猛打敌人，你看会变成什么样呢？”

队伍前方数十步处终于出现了一座山梁。无疑是加里山。四周寂静的。

“过一会儿打破这寂静，会响起爆炸声。那声音将是鼓励我军抱定胜利信心，给敌人以可耻惨败的庄严序曲。”

我命令在旁的副排长说:

“加快行军速度！往后转达！”

队伍好像是展开翅膀似的。就在这时一个威胁的喊声把我们停住了。

“别动！举手！”

整个排猛然停住了。各异的想法闪电似地掠过我们的脑海。

“是敌人，还是我军？”

过了极短的一瞬间，战士们一飞身，隐蔽在树木和岩石后面，做出了战斗姿态。

“不要开枪！”

我向队员们下了短短的命令，问对方是什么人。对方以稍微软下来的声音问：

“是不是从杨口方面来的炮兵啊？”

“对。”

我回答着，慢慢地站了起来。一个披着个人帐篷的战士走过来了。

“我是来给排长同志引路的。”

走到我前面的战士举手敬礼，对我说。

我命令排好队的队员们说：

“1班和2班开挖炮座和隐蔽壕！3班安装迫击炮！”

铲土的声音，金属碰撞的声音……

我跟出来接我们的4个战士一起跑上高地。

高地的指战员听到炮兵到来的消息，干劲冲天。

我用双眼望远镜仔细观看了敌情。

山谷中敌步兵拥挤在一起，火力器材、运输器材这里

一块那里一块，乱七八糟，这些情景像照片般地记在我的眼里。

早晨6点钟。

我的令声打动了凌晨的空气。

“全体注意！向敌步兵，准备榴霰弹……开炮！”

迫击炮向敌阵放炮，敌阵一下子变成火海。

敌机接到从加里山山后突然飞来炮弹的联络，急急忙忙飞过来了。可他们不能找到消失在隐蔽壕里的迫击炮和炮兵。

炮射击结束后，从高地传来了洪亮的万岁声。步兵开始突击了。

在这一天的战斗中，我们炮兵杀伤几百名敌兵，破坏好几辆汽车和许多战斗技术器材，为挫折敌人在加里山界线的攻击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参战老兵金同山

“广播炮弹”

祖国解放战争时期我没有上过战场参加攻击战，向敌阵开的子弹也不多。

可是我在战争时期当播音员，向敌阵发了“广播炮弹”，对此我至今也感到无限自豪。

我在祖国解放战争第4阶段时期在战线东部当播音

员，主体41年（1952年）9月参加了854.1高地袭击战斗。

854.1高地，东北临351高地，西南临1211高地，旁边有通往高城的公路，其战术位置十分重要。敌人企图向我军阵地加以新的攻击，用了1年多时间运来钢筋和水泥，构筑了阵地，并夸耀这是“攻不破的要塞”。

9月21日夜，我军部队先攻击854.1高地右面的811.7高地，一口气占据了它。敌人惊慌失措，向那一方向转移了视线。对付敌人的军事行动，部队准备了袭击854.1高地的战斗。

当时我正值21岁青春妙龄，参加这场重要的袭击战斗，我这个女兵的心中充满了我们必将胜利的确信。

参加袭击战斗的军人占据了突击阵地，要在正面和两翼攻击854.1高地。

当时与高地邻接的山脊上安装了我军扩声器。我把麦克风线从高地架设到攻击出发线附近，跟战斗员一起等着命令。

我们播音员总是在凌晨向敌阵播音。所以有些指挥员担心播音员的健康，劝我们在傍晚睡觉。可是我们播音员都说睡醒后播音，声音会沙哑，所以不听他们的劝告。

我也是一样，参加那一场袭击战斗时，匆匆吃了晚饭后，为火线播音周密地做好了准备。

袭击战斗即将开始的那一时刻，我两手握住了麦克风，下决心要发杀敌的“广播炮弹”。

22日1点钟，终于下达了攻击命令。

我们战斗员高喊“万岁！”，向高地冲上去，与此同

时，我开始播音，搞得整个山谷响起洪亮的回声。

“国军官兵们，高地已被包围了。你们的抵抗是毫无意义的。

“投降吧。我们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

“不要为美国鬼子做挡箭牌，不要白白送死！”

高地上敌我之间的交叉射击激烈无比。可是我们的播音压倒那枪声，响彻山谷，传出回响。

我们英勇的人民军战士在短短的时间内攻占了敌阵，共和国国旗在高地上迎风飘扬。

在这一天的战斗中，申纪哲班长和朴元进战士用满腔热血的胸膛堵住敌人的火力点，开辟了我军的前进道路，我军战斗员杀伤和俘虏2400多敌兵，缴获和破坏5辆坦克等无数的武器及战斗技术器材，取得辉煌的战果。

那天我听着战士们的欢呼声，作为手握麦克风的战士，满腔激情，深感战士的荣誉和自豪。

之后，我在高地上的播音哨所，继续向敌阵发了“广播炮弹”。

我们源源不断地进行播音，告诉敌兵共和国北半部人民的有尊严的生活，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和傀儡军上层的反动性和腐败性。

听了我们的播音，几乎每天有敌兵离开敌阵投诚我方。

我跟他们谈话，又一次铭记播音员的任务多重要。

从敌阵投诚过来的人们都说，听了我们的播音，不由地很想投靠我方来，敌军长官每天折磨士兵说，要给很多钱，摧毁人民军的扩声器。

听他们的表白，我清楚地感到我们手中的麦克风，是使敌人胆战心惊的武器，是使那些上了当的傀儡军士兵清醒过来的喇叭。

我们正义的、激动的火线播音简直是射向敌人的杀敌火炮。因为我们的播音，敌阵内部日益瓦解。

美帝国主义在我们面前屈膝认输的那天，也有傀儡军一个连同可恨的雇佣兵生活一刀两断，投靠我们共和国来了。

从那天过了长久年月。

战后我在好几个职务工作过，可我的心里至今也怀着我的职务永远是播音员这一自豪。

参战老兵宋岩展

我的火线乐器

在直洞岭，连队天天晚上娱乐会，以唱歌开始，以唱歌结束。

战友们白天消灭敌人，晚上唱战斗胜利的歌，气势日益高昂。越这样，想乐器的念头越热切。可是我们连队一个口琴都没有。

解决乐器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自己制造。

我毫不犹豫地到连部去说出了我的决心。

当时我没有制造过乐器的经验，也没有与众不同的手艺。

要说有，那只是连队仅有的大锯子和大斧头。

可是我“无论如何试试看”的念头没有消失了。

我年小的时候住在釜山，那时弹过哥哥弄来的曼德琳，后来在工读的时候看过几种弦乐器，所以对各种弦乐器的外形略知一二。这些是我仅有的底子。

在连队战友的完全支持下，我的所有精神都集中于乐器的制作。高地上的任何东西，无论是哪一个我都不疏忽。

有一天，我看到了45毫米反坦克炮弹的弹壳。拿起弹壳，左看右看，仔细琢磨，觉得可以制作奚琴的音箱。我到团兵器修理所去以适当的尺寸裁断了弹壳，又弄来了被折断了的步枪通条。

我烧热那支通条后，把它放在一块大白石上，用石头狠狠地砸，砸成一把10公分长的小刀。然后在磨刀石上磨，磨快了刀子。再断来一支小小的山核桃树枝，制作奚琴的把子，削了椤木制造紧弦套装在把子上。烧热铁条打了孔。又用椤木作了琴弓，求养马员弄来马尾毛当作弓弦。在松树上刮来松脂，烧开了一会儿，过滤后倒入冷水，作成松香团，这就成了涂在马尾毛的松香，挺像样的。

问题是琴弦。怎样解决琴弦呢？

我再三苦思后，用旧的电话线，像小提琴那样安上了4条线。

然后在弓弦上涂了松香，划了一下，发出了声音。

“成功了。成功了！”

可声音非常弱小。那是因为共鸣箱还小，共鸣板的面积也很小。

我像小提琴那样提起了奚琴，试着弹了一下。《阿里郎》、《阳山道》、《诺多儿江河边》等容易点的曲子，什么都能弹了。

在晚上的娱乐会上，我的演奏受到战友的热烈欢迎，这是不用多说的。

用斧头和自制小刀制造的奚琴，这虽然是粗糙而不好看的，可是对当时的我们来说，是了不起的文化器材。

“在灰烬中竟制造乐器，真是神奇啊！”

政治副团长看了我制造的第一个奚琴，高兴得不得了。

我的奚琴甚至上到师长的办公桌上。抗日革命战士金一同志听了一首用那个奚琴演奏的民歌，当场欢呼起来。

过了几天，3个木工到我这儿来了。师部采取积极的措施，大量制造火线乐器。

设置铁匠铺，必要的工具都准备好了。以适当的规格锯断被炸弹折断了的树木，把它晒干了。

我们的目标是制造曼德琳、小提琴、吉他这3种弦乐器。

可是，我的脑子里只有乐器的外观，没有具体的结构与尺寸。

再说，我还得解决另一个难题——粘合剂。

进行士兵讨论，有人说煮明太鱼的皮，能煮成阿胶（粘合剂）。从各方面努力寻找，弄来了一些明太鱼皮，果真是效果很好的阿胶。但是用明太鱼皮是不能满足那么多的阿胶需求量的。

我们把能弄到的所有东西都煮了煮看。有一天，我们发现了埋在路旁的牛皮。

把它洗干净，放进锅里煮透了，这样一来牛皮变成了很好的阿胶，真是出乎预料。

我们这样费尽心血，过了45天。自力更生的精神给了我们小提琴、曼德琳和吉他各三个。

政治副团长听到我们干劲冲天的报告，立即组织了火线乐队。

在各营严格挑选嗓子好的战士和基层指挥员，一共15人到达了团部。

从那天起，我在直洞岭的战壕里教火线乐队成员演奏法。训练了约20天，可以咚咚地摆出个样子。鼓、大鼓、小鼓和笛子配合了弦乐器。再加上合唱、重唱、独唱和诗歌朗诵等几个节目。

在近卫姜健第2步兵师第17团首次亮相的我们火线乐队终于走上了向各营巡回演出的道路。

通知哪一天到哪个营去，那个营就立即在树林中架设临时舞台，等着我们到来。

演出一开始，几百双好奇的眼睛盯着我们。每一个节目结束时，战斗员拍破手掌似地热烈鼓掌。我们演出30分钟左右，但火线乐队留下的余音久久响在每一个战斗员的心目中。

后来，火线乐队超过我们团的范围，普及到师团、军团。

1952年后半期，我们部队离开直洞岭，转移到元山

去。我们火线乐队在斥候的后面打鼓吹笛子，鼓励了行军队伍。

当队伍越过高山峻岭时，火线乐队先爬上山顶，更加响亮地演奏了音乐。战士们一致说，有火线乐队的音乐，越过多险峻的山岭也不觉得腿疼。这就是我们的乐趣、自豪和荣誉。

部队来到元山地区执行海岸防御任务的时期，我们火线乐队的面貌又一次焕然一新。军团政治部积极的支援给了我们很大的力量，从平壤来的文艺小编队的演出和诚挚的帮助更是推动我们迈出更大脚步的动力。

当时以精彩的小提琴独奏吸引住战斗员心弦的演奏家是著名的白高山，教我们唱《鸭绿江两千里》这一首歌的独唱家是吴梅勋。

在元山再次见到以前在直洞岭见过的朝鲜人民军协奏团演员，当时我的喜悦是难以形容的。

号召战斗员投入千百倍的复仇战的歌曲《奔向决战场》、给直洞岭带来新的情趣和风趣的《汽车司机之歌》、《海岸炮兵之歌》、《侦察兵之歌》等，都是在那天的演出头一次听到的名曲。

那天白高山在敌人的炮弹不时飞来爆炸的战壕边演奏了我制造的小提琴。他鼓励我说声音挺不错，还有条有理地说明了制造小提琴时应注意的问题。

1953年，我们火线乐队参加了人民军军人艺术节。

后来，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召开全国战斗英雄大会时，我们又一次参加了在他的莅临下进行的庆祝战争胜利演出。

演出结束后，参加演出的所有人一齐跑到舞台上去。我们高唱永恒不灭的革命颂歌《金日成将军之歌》，感谢的眼泪涔涔而下，湿透了我们的脸、与会者的衣襟。

参战老兵权永睦

参战老兵的回忆

编辑：金俊赫

翻译：金一宇

出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外文出版社

发行：主体107年（2018年）6月

E-mail: flph@star-co.net.kp
http://www.korean-books.com.kp

朝鲜·平壤

主体107年（2018年）

ISBN 978-9946-0-1763-1

9 789946 017631